

街道的美學

[日] 芦原义信 著

尹培桐 译



街道的美学

(含续街道的美学)

〔日〕芦原义信著

尹 培 桐 译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街道的美学

(日) 芦原义信著

尹 培 桐 译

责任编辑 张光辉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照排散印 印张：8.25 字数：202 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609—0310—X/TU · 3

定价：3.80元

译者的话

现代西方建筑理论众说纷纭，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不过这些理论的研究者却未必都具有建筑创作实际体验，故虽言之凿凿却不着痛处，难以指导设计实践。更有甚者，唯恐其理论不够“深奥”，乃一味旁征博引，玄之又玄，再加文字晦涩，读后令人如坠五里雾中。

芦原义信这部《街道的美学》和《续街道的美学》则一扫上述弊端。作者把当代许多建筑理论、丰富的知识寓于通俗易懂的流畅文字中，通俗而不浅薄。并且，作者又把这些理论应用于自己的建筑创作，通过自己的大量作品说明这些理论，故理论性强但又不脱离实践。我以为这乃是此书的最大特点。

现任日本建筑学会主席的芦原义信先生，我国建筑界已比较熟悉，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和讲学，他的名著《外部空间的设计》已在我国翻译出版，受到我国建筑界的欢迎。

芦原义信194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建筑系，1953年作为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在著名建筑师马歇·布劳耶（Marcel Breuer）的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建立了芦原义信建筑设计研究所。60年代以来，芦原先生曾先后任东京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及夏威夷大学等校客席教授。此外，他还曾任日本建筑学会副会长及日本建筑家协会会长等职。在国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多次应邀担任国际设计竞赛评审工作。50年代以来，他设计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建筑作品，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他的不少作品曾在国内或国外获奖，如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日本馆曾获文部大臣奖、意大利文化会馆曾获马可·波罗奖等等。

在建筑理论方面，芦原先生也颇多建树，曾撰写了《外部空间的构成》、《外部空间的设计》、《建筑空间的魅力》、《街道的美学》以及《续街道的美学》等专著，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许多国

家文字出版。

《街道的美学》成书于1979年，是作者多年来对街道、广场空间构成方面的研究成果。1983年出版的《续街道美学》是在前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的成果。这两部著作应用格式塔心理学中“图形”与“背景”的概念以及其它现代建筑理论，并引用中国的“阴阳”之说，对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建筑环境与街道、广场等外部空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比较，从而归纳出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体系、空间观念、哲学思想以及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并对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和继承民族传统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我相信，这不仅对日本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规划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作者以及建筑院校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两书译文在《新建筑》杂志全文连载后，受到建筑界欢迎。这次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译者又对全文作了校正，但限于水平，不妥或误译之处实所难免，尚祈不吝赐教。

尹 培 桐

1988年元旦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目 录

上篇 街道的美学	1~128
一、 建筑的空间领域	1
1. 内部与外部	1
2. 墙的意义	7
3. 城市的围郭	16
二、 街道的构成	22
1. 街道与建筑的关系	22
2. 街道的构成	31
3. 宽与高之比(D/H)	35
4. 广场的美学	38
5. 阴角空间	44
6. 下沉式庭园技法与密接原理	46
7. 第一次轮廓线与第二次轮廓线	56
8. 俯视景观	67
9. 室外雕塑的意义	69
三、 关于空间的几项考察	72
1. 小空间的价值	72
2. 夜景——“图形”与“背景”的反转	79
3. 留下记忆的空间	88
四、 世界街道的分析	93
1. 几个问题	93
2. 澳大利亚帕丁顿的并列式住宅与京都的町家	95
3. 意大利奇斯台尼诺与爱琴海希腊诸岛	98
4. 波斯街道——伊朗伊斯法罕	105
5. 昌迪加尔与巴西利亚	112

五、 结束语	124
下篇 续街道的美学	129—254
一、 关于空间领域的考察	129
1. 墙型建筑与地板型建筑	129
2. 内眺景观与外眺景观	136
3. 中心的丧失	143
二、 景观的构成	150
1. 格式塔心理学在景观中的应用	150
2. 水边的美学	155
3. 街道的指标——D/H与W/D	164
4. 绿化的美学	170
5. 城市的色彩	174
三、 对住宅和城市环境的建议与探索	178
1. 社区性与私密性	178
2. 住宅与庭园的探索	187
3. 城市美化的进展	191
4. 商业街的变迁——从旧货币到步行商业街	196
5. 城市空间中的表演	201
四、 世界景观的分析	213
1. 埃菲尔铁塔与东京塔	213
2. 米兰商场与浅草寺前街	219
3. 世界的桥	225
4. 德国南方的中世纪街道——罗曼蒂克街道巡礼	235
5. 威尼斯街角上的思索	241
五、 结束语——现代建筑展望	248

上 篇

一、建筑的空间领域

I. 内部与外部

所谓建筑，通常是指包含由屋顶和外墙从自然中划分出来的内部空间的实体。因此，象大型雕塑或输电线铁塔之类不存在内部空间的实体，纵使具有建筑的规模，也很难说它就是建筑。内部空间由于是内部，可保护人不受自然的威胁及外界的侵扰，提供具有目的性或功能性的生活场所。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以东60 km的瓜迪希和普鲁莱那一带，可以看到掘于山坡上的窑洞，那里现在还住着人（图1、2）。它的内部与一般石结构建筑的内部没有什么差别，然而，除去入口处有门的白墙面及抽气烟囱之外，它并不具备建筑的外观，这一点是与一般建筑大异其趣的。但是，



图1 西班牙 瓜迪希的窑洞



图2 瓜迪希窑洞内部

若从具有内部空间这一点来考虑，这种窑洞则可说具备了作为建筑的条件了。

根据普通常识，建筑空间是由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从实体上来限定的。因此，地板、墙壁和天花板可视为限定

建筑空间的三要素（图3）。内部空间是由地板、墙壁和天花板这样的具体边界，从外部的自然当中划分出来而形成建筑空间的。在形成内与外的空间秩序上，一定要有明显的边界。建筑是作为同包围它的“外部”相对应的“内部”而被体验到的，当然，它的大小是有限的。无限大的建筑可说是不会有，这就说明建筑在本质上是有边界存在的。换句话说，所谓建筑也就是创造边界，区分“内部”与“外部”的技术。因此，对于建筑空间来说，这个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在边界内侧的“内部”，形成了平静而有防护性的空间。

从外边回家时，毫无疑问地要脱鞋，对日本人来说，穿着鞋进入的空间是“外部”，脱了鞋进入的空间是“内部”，这一点可以说是作为长期生活习惯而学到的。穿鞋到外边去时，有一种紧张感，脱了鞋就会有一种好不容易得到解放，舒心地回到家里的感觉，可以把这看作大部分日本人的毫不隐讳的心情。

日本最近的城市住宅中，也有全盘西欧化的住宅，起居室很舒适，家具、地毯、窗帘等也很协调，化妆室及厨房是明亮而现代化的，简直令人产生象是在纽约或北欧公寓中的错觉。即使这种从国际水准上看毫不逊色的日本住宅，与西欧住宅在本质上也有一个重要区别。西欧住宅的基本思想，在于它是城市或街道那样公共的外部秩序的一部分；相对地，日本住宅的基本思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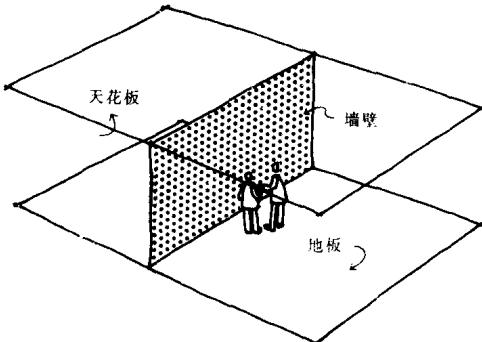


图3 限定建筑空间的三要素

于它是家庭私用的内部秩序，结果，在西欧的家中和在外边一样地要穿着鞋，而日本则在家中要脱鞋。

也许有人会说，光是穿鞋并非本质的区别。然而，在领域性上探讨建筑空间时，这点是不能忽略的，因而是重要的问题。

通常在考虑建筑时，是把“内部”与“外部”的界线定在一幢建筑的外墙处，有屋顶的建筑物内侧视为“内部”，没有屋顶的建筑物外侧则视为“外部”。然而，现代的建筑中，有时一幢建筑物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是复合式的，形成了城市型规模的“群体建筑”。因此，不得不说，也有不能简单地规定“内部”与“外部”的情况。例如，在复合式的大型建筑中，有时创造出被看作“城市的走廊”的“内部式的外部”，或是在建筑内部广植树木，创造出“外部式的内部”。

但是，在假定“内部”与“外部”时，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欧人与日本人在思想意识上无论如何是有差别的。和辻哲郎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名著《风土》中这样阐述：

“日本人一个最平常的现象是把‘家’作为‘内’来理解，家以外的社会是‘外’。而在这个‘内’里，个人的区别消失了。对妻子来说，丈夫是‘家里’、‘家里人’、‘宅’，对丈夫来说，妻子是‘家内’。家族也是‘家里的人’，同外人的区别是非常显著的，可是内部的区别则被忽视了。亦即作为‘内’来说，的确是抓住了‘亲密无间’的家属整体性，它同看成‘外’的社会是有距离的。这种‘内’与‘外’的区别，在欧洲的语言当中是见不到的。日语中内与外的相对应，有着重大意义，第一是个人的心理上的内外；第二是家的内外；第三是国家或城镇的内外。也就是说精神与肉体、人与自然，以及广大人类社会共同态的对立被看做是主要的，把家族关系作为基准的看法，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这样，内与外的用法，可以说表现为日本对人类存在方式的直接理解。”

日本人的“内”就是家，家以外的社会就是“外”。将这点从建筑空间领域上重新认识，那么可以说，脱了鞋进去的舒畅空间

就是“内”，穿着鞋进去的空间也就是“外”了。

这里举个浅显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所谓西洋式饭店与日本的温泉观光旅馆之间的区别吧。二者从外观看，都是堂而皇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建筑，可是，内部所展开的空间秩序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内部”与“外部”边界的设置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以旅馆为主的饭店，首先要在门口脱鞋，对日本人来说，通常认为是从脱鞋的地方进入“内部空间”。因此，门厅、走廊和电梯都是“内部”，是可以穿着便衣自由阔步的空间，或者毋宁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反而令人感到是不相宜的。而且，旅馆式饭店的大门通常是夜间上锁的，但房间却不上锁。即便象洗澡这样的个人活动，在海边、山下景色秀丽的大浴场中，也是许多人一起进行的。对日本人来说，旅馆是把“家”扩大了的“内部”空间，在这里偶然住到一起的人们，愉快地象家庭成员似地进行活动。

相对地，所谓西洋式饭店情况又是如何呢？通常，饭店的大门一天24小时对外开放，可穿着鞋在门厅、走廊自由阔步。这些空间与日本式饭店的空间不同，它是街道那样的外部秩序的延伸，而且，也是公共的空间。因此，在这些场合偶然住到一起的人们，要是毫无拘束地光穿着睡衣、浴衣、衬裤自由阔步，那么对于把这里视为“外部”的人来说，的确是不相宜的。西洋式饭店的房间是由牢固的墙和厚实的门加以划分的，门上装着精巧的锁。一般认为，从进入这个房间起即开始进入“内部”，脱鞋也好，穿浴衣、衬裤也好，悉听尊便。反过来，当走出房间时就和在日本穿上鞋走出家门那样有着同样意义。如穿上鞋走出房间，那么，家庭内的食堂也好，饭店里的餐厅也好，大街上的饭馆也好，同样都是“外部”。对于西欧传统的“内部”与“外部”，我想是有这样看法的。

因此可以说，所谓穿着鞋生活的西欧气氛，就是由独立个体的对立而形成的外部秩序空间；所谓脱了鞋生活的日本气氛，就是由一视同仁的个体的集合而形成的内部秩序的空间。这里也不一定认为外部秩序必然优于内部秩序。内部秩序有着外部秩序所

没有的亲密感和安定感，它为居住的人们带来伙伴的观念和舒畅感觉。不过其空间领域在观念上是内外有别的，必须强烈地意识到，应在何处设置其界线。例如：把列车的卧铺车厢或饭店的走廊视为外部秩序的人，与把同一场合视为内部秩序的人处在一起，那么，由于服装、态度、讲话方式等不协调，就会使双方都感到不快。

日本的传统是在家的内部建立起井然的秩序，以家族为中心，在一幢建筑里保持着内部秩序。具有内部秩序，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建筑的外部不关心，充实城市空间的思想是淡薄的。相对地，在西欧各国，如在意大利广场等处所看到的，就连建筑外部也采用了美丽的铺装，这种做法自古以来就很盛行，而且还养成了回到家中仍然穿着鞋的习惯。西欧的生活中，具有外部秩序的观念，日本在住宅内所进行的活动，西欧则是在外面进行，于是就成了在教堂祈祷，在公园休息，在饭馆吃饭，在广场谈笑。

关于日本大学校园的理想状态，自各大学纷争以来，顿时受到注目。那么，大学校园到底是内部秩序的空间呢？还是外部秩序的空间呢？从笔者所访问的大学来看，常有一些街道横穿大学，不知不觉就成了大学校园的一部分，而校园的某些部分则不知不觉地成了街道的住宅用地。大学的各个系常是分别面向道路，所以各建筑往往标上某某街某某号，地址各不相同。这样，大学校园就成了街道的一部分，校园是外部空间，属于外部秩序。校园内的秩序大多是由专门的校警，采用与市区同样的方法加以维持。相对地，日本的大学有正门、后门之类的门，围以厚重的围墙或栅栏而形成校园内的空间。因此，校园是内部空间，属于内部秩序。当属于外部秩序的人进入这样的内部空间时，教师和学生就会感到好象是外人侵入家庭似的，所以，大学校园在概念上是内部空间。进入大学门时，实际上并不脱鞋，然而在空间领域的观念上，却正象在门口脱了鞋进入家的“内部”一样。过去，家的内部有着强有力家长统治，经常是由安定和爱情来维持其秩序。

可是，近来家长的统治淡薄了，出现了父与子的激烈矛盾。父亲不管怎么说还是想以父子之情来解决它的。教师、学生虽然穿着鞋，然而却是以脱了鞋在家中生活一样的观点进行活动。日本的大学从建筑空间领域上来考虑，可以说是内部秩序的空间，是日本旅馆式的空间，而不是西欧式饭店那样的外部秩序空间。

西欧的饭店或住宅的走廊及门厅，是外部秩序的延长，是穿着鞋活动的，它是用外部秩序来统一空间的观念。如果用日本式的内部秩序来统一空间，那就意味着在家外道路上或公园里也同在室内一样光着脚或只穿着袜子走动。不难设想，日本人光穿袜子在外面走路是极不现实的，这恐怕就足以说明日本人与西欧人在空间领域的统一方法上是不同的。在这方面，和辻哲郎也有过很妙的叙述：

“只要迈出屋门，那就不管是家庭内的食堂也好，街道上的饭馆也好，都没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家庭内的食堂在日本已经意味着是‘外’了，同时，饭馆或歌剧院等，也可以说是起着饭厅或客厅的作用。所以，一方面相当于日本的家，可以缩小到锁上门的个人房间，另一方面，相当于日本家庭内的团圆，则可扩大到整个城镇。在这里并不是‘亲密无间’，而是进行有一定距离的个人之间的社交活动。但它对房间来说也就是外了，在共同生活意义上则是内。城镇的公园、大街也是‘内’。这里相当日本住宅的围墙或栅栏的，一方面可缩小到房间的门锁，一方面又可扩大到城墙或护城河。相当于日本大门的是城门。所以，存在于门锁与城墙之间的家，并不那么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人也许是在形式上学习欧洲的生活。但是，由于被家所制约而不能从事个人的、社会性的公共生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欧化。虽然路面铺了沥青，可是谁会感到它是可以光穿着袜子走动的地方呢？或者，谁又会感到是在榻榻咪^①上穿着鞋呢？也就是说，哪

① 原文为“畳”，即日本式房间内所铺的带席面的草垫。——译注

里会把‘家内’和‘城内’一视同仁呢？城镇到底是感到在家以外，这就不是欧洲式的。”

这里清楚地指出了欧洲与日本的“内”与“外”统一方法不同。

如果也象西欧人那样，把家和街道在空间领域上一视同仁，即使在家中也穿着鞋的话，那么日本人就得在家以外的街道上也光着脚或只穿着袜子走路了。日本人把家看做“内”，把街道看做“外”，不象西欧人那样在空间领域上加以统一。换句话说，“外”是外部，这就意味着它的整洁漂亮由谁来搞是和人们无关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城市空间是个人之“外”的无关的空间领域，因此，对于在壁龛^①摆设饰物美化家中的日本人来说，整顿城市空间，在广场设置雕塑的想法，是难以产生的。西欧这种内外空间同样看待的观念，促成了以阿尔伯蒂(L. B. Alberti)为首的文艺复兴后的城市规划以及街道的整顿，创造了在欧洲所见到的那些艺术上非常美丽的城市。日本人到现在也毕竟没有把内外空间同样看待，造成了作为城市景观来说极为贫乏的街道。如果日本也想创造居住得更好的美丽的城市空间，就必须象西欧的城市发展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建造街道方面进行积极努力。日本城市规划的构思实在是不合适的。今后，为了建造更好的街道，的确有必要对上述的有关空间领域的观点进行革命。

2. 墙的意义

建筑最重要的边界就是“墙”的存在。墙壁如果光是在视觉上遮住视线那是不够的，由于它的存在，就可以创造出高质量的内部空间。墙的厚度不光是由力学强度、传热系数、隔音性能等

①原文为“床の间”，是日本式客厅里面靠墙处，其地板高出并以柱隔开，用以陈设花瓶等装饰品或挂画的地方。——译注

工程因素所决定，而且还是和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形成高质量内部空间方面有着密切关系。报纸上曾刊载过这样的事：“冒失的木匠刚刚迁居就在屋子的墙上钉钉子，钉子太长而穿透了墙，钉子头穿到了邻居的佛龛上。”（滑稽故事《疏忽的钉子》）这个故事对于不了解日本住宅的墙竟会这么薄的欧洲人来说，大概有点莫明其妙吧，也许他们会问：“莫非日本有几十厘米长的钉子？”

法国有个能自由穿行墙壁的特殊本领的男人，一天他穿入墙内只把头探入邻室，吓唬那光申斥人的上司（马歇尔·埃迈：《穿墙的男人》）。这下子日本人也莫明其妙了，要说穿行墙壁是一种特殊本领，那么，穿入墙内是怎么回事呢？

欧洲住宅的墙壁就有那么厚。“伦敦郊外的二联式住宅的分户墙厚70cm，德国住宅的外墙厚49cm，房间隔墙以24cm为标准。墙壁所占面积约为住宅总面积的20%”（1974.6.9.《朝日新闻》——《38亿人住处——墙厚》）。

摘引的这一段，清楚地反映了欧洲住宅中墙壁的意义，同时也意味着日本住宅中关于墙的存在，尤其是墙的厚度，从历史上看是很少关心的。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这样阐述：“住宅是暂时的住处，它的构造以度夏为主旨，也就是说为了夏日通风而在南北向设很大开口，与自然联系，接近春天的芳草，夏日的晚凉，秋天的明月，冬天的瑞雪，这是首先应当考虑的。”

在欧洲的住宅中，限定内部空间的墙，意义是极其重要的，由于厚墙所产生的防护性，才承认了家的存在。例如，O·F·布鲁诺（Otto Friedrich Bollnow）以存在主义立场谈到“新的防护性”，他摘引了S·泰戈鸠帕里（Sanit-Exupery）的《城堡》：“在混沌的世界中，在沙漠中，定居在坚固的‘我的家’里，进而把这个家筑为‘城堡’，以对抗沙漠的威胁性攻击，不断进行防御，这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意义上，对人来说其主要之点就是‘没有它自己就不能活，因此应夺回坚固的堤防’。为什么呢？因为坚固的堤防或围墙，在防御外来侵袭方面，无论如何也是必需的。”（布鲁诺：《克服存在主

义的问题》)布鲁诺主张坚固的边界，反复强调人只是在居住上达到自己本质的实现，他还说：“人在本质上是居住者。详言之，即停留在牢固的场所，而且由人为筑起的墙壁努力从各种威胁中保护这一场所，停滞在该场所的适应者。人类只是由于居住而存在。……在这一根本意义上，人不只是存在于空间之中，空间也就是自己活动的余地，只是由于具有最广义的生活空间，人类才获得自己的存在，人类就是以这一意义投身于世界之中的。”(布鲁诺：《克服存在主义的问题》)他在这里强调了不只是漂流于空间之中，而是依靠人为筑起的墙壁居住于该场所的存在主义意义。象这样有关家的防护性的存在主义阐述，对于住在木、竹和纸造的家中的日本人来说，也许的确是一种奇闻吧。不过，这意味着以人的存在为主因的个体的独立，同时使我们体会到家的理想状态与人的理想状态的密切关系。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帕切拉尔(Gaston Bachelard)还描述了暴风雨中的家象人一样进行抵抗的情景：“家在勇敢地战斗。它开始在叹息，可怕无比的暴风从四面八方一起袭来。……但是，家顽强地进行了抵抗。……已经与人类共存的它，丝毫也没有向风暴屈服。家就象牝狼一样，蜷曲着身子包围着我。而且，有时感到，它的温暖就象母亲的温暖一样沁入我的心中。这一夜，它几乎就是我的母亲。……”这一段叙述是根据家同外敌的勇敢战斗而确认它的存在。

日本与欧洲的家有重要差别，它关系到作为边界的墙壁的存在。在外面风暴吹卷而内部安定温暖这样的形象中，设置了厚厚的墙；在走廊的晚凉、虫鸣、秋月这样的形象中，设置了木板套窗及木拉窗之类活动的开口部分。

墙壁存在的方法，受该地区自然条件的极大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它同建造的材料及构造也有密切关系。建造家时，一方面降雨量、积雪量、风速、日照、地震等外部条件是当然的事；再一方面，历史上受到温度与湿度，特别是湿度的很大影响，

这是从地理分布上可以明确的。根据法国气候学家马尔顿努(E. Martone)的干燥指数，年干燥指数在20以上的为湿润地区，20以下的为干燥地区，10以下的为沙漠地区。除欧洲南部的部分地区外还有日本，均为年干燥指数在20以上的地区，是盛产建筑木材的地区。尽管如此，欧洲除部分地区外，却是以砖石砌筑的“砖石结构”形成城市居住建筑的主流，相对地，日本是以木构的“梁柱结构”形成主流。这就给住宅的样式、街道的景观乃至城市发展的模式带来很大影响，看一下，即使在日本现代化的大城市中，今天仍然不知不觉地受到发源于木结构住宅的各种想法的制约。

象日本这样降雨量丰富的地区很适于常绿针叶树的生长，特别是杉及桧柏等，其材质美观，加工容易而且强度也大，因此，作为结构材料、构造材料均可采用。在以杉木方柱或桧柏圆木等作为建筑材料时柱子露明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日本式建筑精髓的“露柱墙”(原文为“真造壁”)——一方面是由于工匠的出色技术，同时也是由于木材本身质地的美。西洋木结构那种单把柱子作为结构隐在墙壁中的做法——所谓“隐柱墙”(原文为“大壁造”)——在日本是不太发达的(图4、5)。

日本式住宅中，根据强度、制材、运输要求，柱的适宜尺寸为10~12cm左右，如果采用露柱墙做法建造日本式房间时，墙壁、门槛门框都比柱的尺寸小而嵌入柱内，这就是柱子作为结构构件而露明的道理。从柱子上伸出来的是柱间横板和围廊挑枋等，因此，日本式住宅的墙壁不会厚于10cm。按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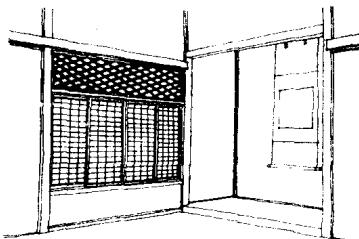


图4 露柱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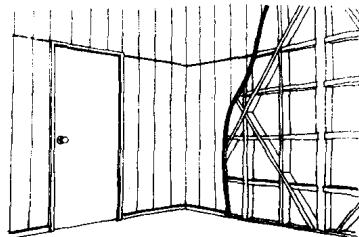


图5 隐柱墙